

西遊記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吳承恩著 曉晨校點

# 西遊記

顧廷龍題

三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##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

卻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，拿着些破旗破鼓，撞入洞裏，報道：「大王，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，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。」老妖聞說，十分煩惱，正低頭不語，默思計策，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：「大王，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，拖在門口罵戰哩！」那老妖聞言，愈加煩惱，道：「這廝卻也無知，我倒不曾吃他師父，他轉打殺我家先鋒，可恨，可恨！」叫：「取披掛來！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，等我出去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，拿他進來與我虎先鋒對命！」衆小妖急急擡出披掛。老妖結束齊整，綽一桿三股鋼叉，帥群妖跳出本洞。那大聖停立門外，見那怪走將出來，着實驍勇。看他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金盔幌日，金甲凝光。盔上纓飄山雉尾，羅袍罩甲淡鵝黃。勒甲縹盤龍耀彩，護心鏡繞眼輝煌。鹿皮靴，槐花染色，錦圍裙，柳葉絨粧。手持三股鋼叉利，不亞當年顯聖郎。

那老妖出得門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個是孫行者？」這行者腳躡着虎怪的皮囊，手執着如意的鐵棒，答道：「你孫外公在此，送出我師父來。」那怪仔細觀看，見行者身軀鄙猥，面容羸瘦，不滿四尺。笑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我只道是怎麼樣扳翻不倒的好漢，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兒子忒沒眼力！你外公雖是小小的，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，就長六尺。」那怪道：「你硬着頭，吃吾一柄。」大聖公然不懼。那怪果打一下來，他

把腰躬一躬，足長了六尺，有一丈長短。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，喝道：「孫行者！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兒拿來我門前使出！莫弄虛頭，走上來，我與你見見手段！」行者笑道：

「兒子呵，常言道：『留情不舉手，舉手不留情。』你外公手兒重重的，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！」那怪那容分說，撚轉鋼叉，望行者當胸就刺。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，忙家不會，理開鐵棒，使一個烏龍掠地勢，撥開鋼叉，又照頭便打。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外，這一場好殺：

妖王發怒，大聖施威。妖王發怒，要拿行者抵先鋒；大聖施威，欲捉精靈救長老。叉來棒架，棒去叉迎。一個是鎮山都總帥，一個是護法美猴王。初時還在塵埃戰，後來各起在中央。點鋼叉，尖明銳利；如意棒，身黑箍黃。戳着的，魂歸冥府；打着的，定見閻王。全憑着手疾眼快，必須要力壯身強。兩家捨死忘生戰，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。

那老妖與大聖鬪經三十回合，不分勝敗。這行者要見功績，使一個身外身的手段，把毫毛揪下一把，用口嚼得粉碎，望上一噴，叫聲：「變！」變有百十個行者，都是一樣打扮，各執一根鐵棒，把那怪圍在空中。那怪害怕，也使一般本事，急回頭望着巽地上，把口張了三張，嘖的一口氣吹將出去，忽然間一陣黃風從空刮起。好風！真個利害：

冷冷颼颼天地變，無影無形黃沙旋。穿林折嶺倒松梅，播土揚塵崩嶺坵。

黃河浪潑徹底渾，湘江水湧翻波轉。碧天振動斗牛宮，爭些刮倒森羅殿。

五百羅漢鬧喧天，八大金剛齊嚷亂。文殊走了青毛獅，普賢白象難尋見。

真武龜蛇失了群，梓潼驪子飄其轡。行商喊叫告蒼天，稍公拜許諸般愿。

烟波性命浪中流，名利殘生隨水辦。仙山洞府黑攸攸，海島蓬萊昏暗暗。老君難顧煉丹爐，壽星收了龍鬚扇。王母正去赴蟠桃，一風吹亂裙腰釧。二郎迷失灌州城，哪吒難取匣中劍。天王不見手中塔，魯班吊了金頭鑽。雷音寶闕倒三層，趙州石橋崩兩斷。一輪紅日蕩無光，滿天星斗皆昏亂。南山鳥往北山飛，東湖水向西湖漫。雌雄拆對不相呼，子母分離難叫喚。龍王遍海找夜叉，雷公到處尋烟電。十代閻王覓判官，地府牛頭追馬面。這風吹到普陀山，捲起觀音經一卷。白蓮花卸海邊飛，吹倒菩薩十二院。盤古至今曾見風，不似這風來不善。唵喇喇乾坤險不炸崩開，萬里江山都是顫。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，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刮得在半空中，卻似紡車兒一般亂轉，莫想輪得棒，如何攏得身？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獨自個舉着鐵棒，上前來打，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，把兩隻火眼金睛刮得緊緊閉合，莫能睜開，因此難使鐵棒，遂敗下陣來。那妖收風回洞不題。

卻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，天地無光，牽着馬，守着擔，伏在山凹之間，也不敢睜眼，不敢擡頭，口裏不住的念佛許願。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，師父死活何如。正在那疑思之時，卻早風定天晴，忽擡頭往那洞門前看處，卻也不見兵戈，不聞鑼鼓。獸子又不敢上他門，又没人看守馬匹行李，果是進退兩難，惶惶不已。憂慮間，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吆喝而來，他纔欠身迎着道：「哥哥，好大風阿！你從那裏走來？」行者擺手道：「利害，利害！我老孫自

爲人，不曾見這大風。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鋼叉，來與老孫交戰。戰到三十餘合，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，把他圍打。他甚着急，故弄出這陣風來，果是兇惡。刮得我站立不住，收了本事，冒風而逃。喂，好風！喂，好風！老孫也會呼風，也會喚雨，不曾似這個妖精的風惡。」八戒道：「師兄，那妖精的武藝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也看得過。叉法兒倒也齊整，與老孫也戰個手平。卻只是風惡了，難得贏他。」八戒道：「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？」行者道：「救師父且等再處，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，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。」八戒道：「你眼怎的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，吹得我眼珠酸痛，這會子冷淚常流。」八戒道：「哥阿，這半山，天色又晚，且莫說要甚麼眼科，連宿處也沒有了！」行者道：「要宿處不難。我料着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，我們且找上大路，尋個人家住下，過此一宵，明日天明再來降怪罷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他卻牽了馬，挑了擔，出山凹，行上路口。此時漸漸黃昏，只聽得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。二人停身觀看，乃是一家莊院，影影的有燈火光明。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，漫草而行，直至那家門首。但見：

紫芝翳翳，白石蒼蒼。紫芝翳翳多青草，白石蒼蒼半綠苔。數點小螢光灼灼，一林野樹密排排。香蘭馥郁，嫩竹新栽。清泉流曲澗，古柏倚深崖。地僻更無遊客到，門前惟有野花開。

他兩個不敢擅入，只得叫一聲：「開門，開門！」那裏邊有一老者，帶幾個年幼的農夫，叉鋤

掃帚齊來，問道：「甚麼人？甚麼人？」行者躬身道：「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，因往西天拜佛求經，路過此山，被黃風大聖拿了我師父進去，我們還未救得。天色已晚，特來府上告借一宵，萬望方便方便。」那老者答禮道：「失迎，失迎。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處，卻纔聞得叫門，恐怕是妖狐、老虎及山中強盜等類，故此小介愚頑，多有冲撞，不知是二位長老。請進，請進。」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，徑至裏邊，拴馬歇擔，與莊老拜見叙坐。又有蒼頭獻茶。茶罷，捧出幾碗胡麻飯。飯畢，命設鋪就寢。行者道：「不睡還可。敢問善人，貴地可有賣眼藥的？」老者道：「是那位長老害眼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，從不曉得害眼。」老人道：「既不害眼，如何討藥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，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，吹得我眼珠酸痛，今有些眼淚汪汪。故此要尋眼藥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你這個長老，小小的年紀，怎麼說謊？那黃風大聖，風最利害。他那風，比不得甚麼春秋風、松竹風與那東西南北風。」八戒道：「想必是夾腦風、羊耳風、大麻風、偏正頭風？」長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他叫做三昧神風。」行者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老者道：「那風：

能吹天地暗，善刮鬼神愁。裂石崩崖惡，吹人命即休。

你們若遇着他那風吹了時，還想得活哩！只除是神仙，方可得無事。」行者道：「果然，果然！我們雖不是神仙，神仙還是我的晚輩。這條命急切難休，卻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！」那老者道：「即如此說，也是個有來頭的人。我這敝處卻無賣眼藥的。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，

曾遇異人傳了一方，名喚三花九子膏，能治一切風眼。」行者聞言，低頭唱喏道：「願求些兒點試點試。」那老者應承，即走進去，取出一個瑪瑙石的小確兒來，拔開塞口，用玉簪兒蘸出少許，與行者點上，教他不得睜開，寧心睡覺，明早就好。點畢，收了石確，徑領小介們退於裏面。八戒解包袱，展開鋪蓋，請行者安置。行者閉着眼亂摸，八戒笑道：「先生，你的明杖兒呢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這個饒糟的馱子！你照顧我做瞎子哩！」那馱子啞啞的暗笑而睡。行者坐在鋪上，轉運神功，只到三更後方纔睡下。

不覺又是五更將曉，行者抹抹臉，睜開眼道：「果然好藥，比常更有百分光明！」卻轉頭後邊望望，呀！那裏得甚房舍牕門？但只見些老槐高柳，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。那八戒醒來道：「哥哥，你嚷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睜開眼睛看看。」馱子忽擡頭，見沒了人家，慌得一轂轆爬將起來道：「我的馬哩？」行者道：「樹上拴的不是？」「行李呢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頭邊放的不是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家子也憊懣。他搬了，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？通得老豬知道，也好與你送些茶果。想是躲門戶的，恐怕里長曉得，卻就連夜搬了。噫！我們也忒睡得死，怎麼他家拆房子，響也不聽見響響？」行者吸吸的笑道：「馱子，不要亂嚷。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帖兒？」八戒走上前，用手揭了，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：

莊居非是俗人居，護法伽藍點化廬。妙藥與君醫眼痛，盡心降怪莫躊躇。

行者道：「這夥強神，自換了龍馬，一向不曾點他，他倒又來弄虚頭！」八戒道：「哥哥莫扯架子，他怎麼伏你點札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還不知哩。這護教伽藍、六丁六甲、五方

揭諦、四值功曹，奉菩薩的法旨，暗保我師父者。自那日報了名，只爲這一向有了你，再不會用他們，故不曾點札罷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，所以不能現身明顯，故此點化仙莊，你莫怪他。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，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齋飯，亦可謂盡心矣。你莫怪他。我們且去救師父來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說得是。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，你且莫動身，只在林子裏看馬守擔，等老孫去洞裏打聽打聽，看師父下落何如，再與他爭戰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這等，討一個死活的實信。假若師父死了，各人好尋頭幹事，若是未死，我們好竭力盡心。」行者道：「莫亂談，我也去。」

他將身一縱，徑到他門首，門尚關着睡覺。行者不叫門，且不驚動妖怪，捻着訣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花腳蚊蟲，真個小巧！有詩爲證：

擾擾微形利喙，嚶嚶聲細如雷。蘭房綠帳善通隨，正愛炎天暖氣。  
只怕薰烟撲扇，偏憐燈火光輝。輕輕小小忒鑽疾，飛入妖精洞裏。

只見那把門的小妖正打鼾睡，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，那小妖翻身醒了，道：「我爺啞！好大蚊子，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疸！」忽睜眼道：「天亮了。」又聽得支的一聲，二門開了。行者嚶嚶的飛將進去，只見那老妖分付各門上謹慎，一壁廂收拾兵器：「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曾刮死孫行者，他今日必定還來。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。」

行者聽說，又飛過那廳堂，徑來後面。卻見一層門關得甚緊，行者漫門縫兒鑽將進去，原來是個大空園子，那壁廂定風樁上繩纏索綁着唐僧哩。那師父紛紛淚落，心心只念着悟

空、悟能，不知都在何處。行者停翅叮在他光頭上，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，道：「悟空阿，想殺我也！你在那裏叫我哩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我在你頭上哩。你莫要心焦，少得煩惱，我們務必拿住妖精，方纔救得你的性命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阿，幾時纔拿得妖精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拿你的那虎怪已被八戒打死了。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，料着只在今日，管取拿他。你放心莫哭，我去啞。」

說聲去，嚶嚶的飛到前面。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，正點札各路頭目。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，把個令字旗磨一磨，撞上廳來報道：「大王，小的巡山，纔出門，一個長嘴大耳躲的和尚坐在林裏。若不是我跑得快些，幾乎被他捉住。卻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。」老妖道：「孫行者不在，想必是風吹死也。再不便去那裏求救兵去了。」眾妖道：「大王，若果吹殺了他，是我們的造化，只恐吹不死他，他去請些神兵來，卻怎生是好？」老妖道：「怕他怎的，怕那甚麼神兵！若還定得我的風勢，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，其餘何足懼也！」

行者在屋梁上，只聽得他這一句言語，不勝歡喜。即抽身飛出，現本相來至林中，叫聲：「兄弟。」八戒道：「哥，你往那裏去來？剛纔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，被我趕了去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虧你，虧你！老孫變做蚊蟲兒，進他洞去探看師父，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樁上哭哩。是老孫分付教他莫哭，又飛在梁上聽了一聽。只見那拿令字旗的，喘噓噓的走進去報道：只是被你趕他，卻不見我。老妖亂猜亂說，說老孫是風吹殺了，又說是請神兵去了。他卻自家供出一個人來，甚妙，甚妙。」八戒道：「他供的是誰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說怕甚麼神

兵，那個能定他的風勢，只除是靈吉菩薩來是。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？」

正商議處，只見大路傍走出一個老公公來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？

身健不扶拐杖，冰髯雪鬚蓬蓬。金花耀眼意朦朧，瘦骨衰軀強硬。屈背低頭緩步，龐眉赤臉如童。看他容貌是人稱，卻似壽星出洞。

八戒望見大喜道：「師兄，常言道：『要知山下路，須問去來人。』你上前問他一聲何如？」真個大聖藏了鐵棒，放下衣襟，上前叫道：「老公公，問訊了。」那老者半答不答的，還了個禮道：「你是那裏和尚？這曠野處，有何事幹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是取經的聖僧，昨日在此失了師父，特來動問公公一聲：靈吉菩薩在那裏住？」老者道：「靈吉在直南上。從此處到那裏，還有三千里路。有一山呼名小須彌山，山中有個道場，乃是菩薩講經禪院。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取他的經，我有一事煩他，不知從那條路去。」老者用手向南指道：「這條羊腸路就是了。」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，那公公化作清風，寂然不見。只見路傍吹下一張簡帖，上有四句頌子云：

上覆齊天大聖聽，老人乃是李長庚。須彌山有飛龍杖，靈吉當年受佛兵。

行者執了帖兒，轉身下路。八戒道：「哥阿，我們連日造化低了。這兩日懺日裏見鬼。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？」行者把帖兒遞與，八戒念了一遍道：「李長庚是那個？」行者道：「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。」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：「恩人，恩人！老豬若不虧金星奏准玉帝時，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！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卻也知感恩。但莫要出頭，只藏在這樹

林深處，仔細看守行李、馬匹，等老孫尋須彌山，請菩薩去耶。」八戒道：「曉得，曉得！你只管快快前去，老豬學得個烏龜法，得縮頭時且縮頭。」

孫大聖跳在空中，縱觔斗雲，徑往直南上去。果然速快，他點頭經過三千里，扭腰八百有餘程。須臾，見一座高山，半中間有祥雲出現，瑞靄紛紛，山凹裏果有一座禪院。只聽得鐘聲悠揚，又見那香烟縹緲。大聖直至門前，見一道人項掛數珠，口中念佛。行者道：「道人作揖。」那道人躬身答禮道：「那裏來的老爺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？」道人道：「此間正是。有何話說？」行者道：「累煩你老人家與我傳答傳答，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，今有一事要見菩薩。」道人笑道：「老爺字多話多，我不能全記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。」道人依言，上講堂傳報。那菩薩即穿袈裟，添香迎接。

這大聖纔舉步入門，往裏觀看，只見那：

滿堂錦綉，一屋威嚴。衆門人齊誦「法華經」，老班首輕敲金鑄磬。佛前供養，盡是仙果仙花，案上安排，皆是素葷素品。煇煌寶燭，條條金焰射虹霓；馥郁真香，道道玉烟飛彩霧。正是那講罷心閑方人定，白雲片片繞松稍。靜收慧劍魔頭絕，般若波羅善會高。

那菩薩整衣出迓，行者登堂，坐了客位，隨命看茶。行者道：「茶不勞賜，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，特請菩薩施大力，降怪救師。」菩薩道：「我受了如來法令，在此鎮押黃風怪。如來

賜了我一顆定風丹，一柄飛龍寶杖。當時被我拿住，饒了他的性命，放他去隱性歸山，不許傷生造孽。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，有違教令，我之罪也。」那菩薩欲留行者治齋相叙，行者懇辭，隨取了飛龍杖，與大聖一齊駕雲。

不多時，至黃風山上。菩薩道：「大聖，這妖怪有些怕我，我只在雲端內住定，你下去與他索戰，誘他出來，我好施法力。」行者依言，按落雲頭，不容分說，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，叫道：「妖怪！還我師父來也！」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。那怪道：「這潑猴着實無禮！再不伏善，反打破我門。這一出去，使陣神風，定要吹死！」仍前披掛，手綽鋼叉，又走出門來。見了行者，更不打話，撚叉當胸就刺。大聖側身躲過，舉棒對面相還。戰不數合，那怪吊回頭，望巽地上纔待要張口呼風，只見那半空裏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，不知念了些甚麼咒語，卻是一條八爪金龍，撥刺的輪開兩爪，一把抓住妖精，提着頭兩三摔，摔在山石崖邊，現了本相，卻是一個黃毛貂鼠。

行者趕上，舉棒就打，被菩薩攔住道：「大聖，莫傷他命。我還要帶他去見如來。」對行者道：「他本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，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，燈火昏暗，恐怕金剛拿他，故此走了，卻在此處成精作怪。如來照見了他，不該死罪，故着我轄押，但他傷生造孽，拿上靈山。今又冲撞大聖，陷害唐僧，我拿他去見如來，明正其罪，纔算這場功績哩。」行者聞言，卻謝了菩薩。菩薩西歸不題。

卻說豬八戒在那林內，正思量行者，只聽得山坂下叫聲：「悟能兄弟！牽馬挑擔來

耶！「那猓子認得是行者聲音，急收拾，跑出林外。見了行者道：『哥哥，怎的幹事來？』」行者道：「請靈吉菩薩，使一條飛龍杖，拿住妖精，原來是個黃毛貂鼠成精，被他拿去靈山見如來去了。我和你洞裏去救師父。」那猓子纔歡歡喜喜。

二人撞入裏面，把那一窩狡兔妖狐、香獐角鹿，一頓釘耙鐵棒，盡情打死，卻往後園拜救師父。師父出得門來，問道：「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？如何方救得我？」行者將那請靈吉降妖的事情陳了一遍，師父謝之不盡。他兄弟們把洞中素物，安排些茶飯吃了，方纔出門，找大路向西而去。畢竟不知向後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

話說唐僧師徒三衆，脫難前來，不一日，行過了黃風嶺，進西卻是一脈平陽之地。光陰迅速，歷夏經秋，見了些寒蟬鳴敗柳，大火向西流。正行處，只見一道大水狂瀾，渾波湧浪。三藏在馬上忙呼道：「徒弟，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，怎不見船隻來往？我們從那裏過去？」八戒見了道：「果是狂瀾，無舟可渡。」那行者跳在空中，用手搭涼篷而看，他也心驚道：「師父阿，真個是難，真個是難。這條河若論老孫去時，只消把腰兒扭一扭，就過去了。若師父，誠十分難渡，萬載難行。」三藏道：「我這裏一望無邊，端的有多少寬闊？」行者道：「徑過有八百里遠近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怎的定得個遠近之數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賢弟說，老孫這雙眼，白日裏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。卻纔在空中，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，但只見這徑過足有八百里。」長老憂嗟煩惱，兜回馬，忽見岸上有一道石碑。三衆齊來看時，見上有三個篆字，乃「流沙河」，腹上又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：

八百流沙界，三千弱水深。鵝毛飄不起，蘆花定底沉。

師徒們正看碑文，只聽得那浪湧如山，波翻若嶺，河當中滑辣的鑽出一個妖精，十分兇醜：一頭紅焰髮蓬鬆，兩隻圓睛亮似燈。不黑不青藍靛臉，如雷如鼓老龍聲。

身披一領鵝黃氅，腰束雙攢露白藤。項下骷髏懸九個，手持寶杖甚崢嶸。

那怪一個旋風，奔上岸來，徑搶唐僧。慌得行者把師父抱住，急登高岸，回身走脫。那八戒

放下擔子，掣出釘耙，望妖精便築。那怪使寶杖架住。他兩個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，這一場好鬪：

九齒鈇，降妖杖，二人相敵河崖上。這個是總督大天蓬，那個是謫下捲簾將。昔年曾會在靈霄，今日爭持賭猛壯。這一個鈇去探爪龍，那一個杖架磨牙象。伸開大四平，鑽人迎風戣。這個沒頭沒臉抓，那個無亂無空放。一個是久占流沙界吃人精，一個是秉教迦持修行將。

他兩個來來往往，戰經二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

那大聖護了唐僧，牽着馬，守定行李，見八戒與那怪交戰，就恨得咬牙切齒，擦掌磨拳，忍不住要去打他，掣出棒來道：「師父，你坐着，莫怕。等老孫和他耍耍兒來。」那師父苦留不住，他打個唿哨，跳到前邊。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，難解難分，被行者輪起鐵棒，望着你來的一下。那怪急轉身，慌忙躲過，徑鑽入流沙河裏。氣得個八戒亂跳道：「哥阿！誰着你來的？那怪漸漸手慢，難架我鈇，再不上三五合，我就擒住他了。他見你兇險，敗陣而逃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兄弟，實不瞞你說，自從降了黃風怪下山來，這個把月不曾耍棒，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，我就忍不住腳癢，故就跳將來耍耍的。那知那怪不識耍，就走了。」

他兩個攙着手，說說笑笑，轉回見了唐僧。唐僧道：「可曾捉得妖怪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妖怪不奈戰，敗回鑽入水去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這怪久住在此，他知道淺深。似這般無邊的

弱水，又沒了舟楫，須是得個知水性的，引領引領纔好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這等說。常言道：『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』那怪在此，斷知水性，我們如今拿住他，且不要打殺，只教他送師父過河，再做理會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不必遲疑，讓你先去拿他，等老豬看守師父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賢弟啞，這樁兒我不敢說嘴，水裏勾當，老孫不大十分熟。若是空走，還要捻訣，又念念避水咒，方纔走得，不然就要變化做甚麼魚蝦蟹鰲之類，我纔去得。若論賭手段，憑你在高山雲裏，幹甚麼蹊蹺異樣事兒，老孫都會，只是水裏的買賣，有些兒狼狽。」八戒道：「老豬當年總督天河，掌管八萬水兵大眾，倒學得知些水性。卻只怕那水裏有甚麼眷族老小，七窩八代的都來，我就弄他不過，一時被他撈去，卻怎麼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若到水中與他交戰，卻不要戀戰，許敗不許勝，把他引將出來，等老孫下手助你。」八戒道：「言得是，我去耶。」說聲去，就剝了青錦直裰，脫了鞋，雙手舞鉞，分開水路，使出那當年舊手段，躍浪翻波，撞將進去，徑至水底之下，往前正走。

卻說那妖敗了陣回，方纔喘定，又聽得有人推得水響，忽起身觀看，原來是八戒執了鉞推水。那怪舉杖當面高叫道：「那和尚那裏走！仔細看打！」八戒使鉞架住道：「你是個甚麼妖精，敢在此間攔路？」那妖道：「你是也不認得我。我不是那妖魔鬼怪，也不是少姓無名。」八戒道：「你既不是那妖魔鬼怪，卻怎生在此傷生？你端的甚麼姓名，實實說來，我饒你性命。」那怪道：「我

自小生來神氣壯，乾坤萬里曾遊蕩。英雄天下顯威名，豪傑人家做模樣。